

# 山乡渔趣

李德禄

从我记事起,我们村口就一直有一条河,一条长年溪流不断的河,人们管它叫清水河。这条河是永定河最大的一条支流,也是门头沟境内的第二条大河,其南支发源于百花山,北支发源于灵山,两支河于塔河口汇合,自西向东流,到了青白口,便归入了古老的永定河。

清水河历史悠久,在唐代称为“北溪”,元代叫作“玉河”,清代至现今皆曰“清水河”。此河风景旖旎,河水清澈见底,里边有许多灵动的鱼虾,还有成群欢游的各种小鱼儿。这条河,尽管偶尔也发脾气,给岸边的村民造成经济损失和生命威胁,但在大多数日子里,它都流动得平静而舒缓,惠顾人们利益,人们待它就像亲人一样。

在并不富裕的年代里,游泳、洗澡、逮鱼、捉虾,不仅丰富了人们玩耍的兴趣,也成为人们贫困生活的滋补,更是成就了此地久远的捕鱼文化。山里人经常利用自然条件,采用“网、粘、震、炸、呛”等方法在河里捕鱼,但是,用石灰呛鱼,用炸药炸鱼既污染环境,亦是杀鸡取卵的做法,早已遭到人们唾弃。为了捕鱼,人们还真想了很多种办法,学会了一些技巧,创造了不少高招。

搭“鱼晾子”,是一种轻巧捕鱼的方法,是人们在平凡生活中创造出来的。以前,村人们大量种植高粱,秋收

后将其剥去皮叶,用光滑溜直的杆儿串联起来,形似南方的竹排,铺搭在河道适宜之处,河水从上面流过,水沿着秫秸杆的缝隙落入墙道,顺水流而入的鱼儿则留在鱼晾子上。具体做法就是用河卵石在河中垒起两道透水的石墙,两墙之间宽约1.5米至2米,上面用光滑的秫秸杆或高粱杆,编制成长方形的拍子,杆与杆之间稍留缝隙,形同梳头的篦子,以作露水之用。然后,把编制成的拍子平平地铺盖在透水墙上,用石块把秫秸杆边角压实,用细泥沙堵严实。搭鱼晾子时,入水口略宽些,出水口略窄些,形成一个倒八字的扇面状,鱼晾子的底部处稍微高些,低了会使欢蹦乱跳的鱼儿逃脱。河水从上面流过,水沿着秫秸杆的缝隙落入墙道,顺水流而入的鱼儿则留在晾子上,尽管它们拼命地扑腾、挣扎,却逃不脱,也死不了,人们就等着捡活鱼。

搭鱼晾子首先是观察河里哪儿有鱼,这里有个小诀窍,鱼儿在河水里吞食的时候,会在水中冒出一串串的气泡来,气泡多的地方就是鱼儿多的位置,人们称为“鱼窝”。其次,选择水流适宜之地,清水河里鱼虽多,但大都长不过一柞,粗不过一指,水流过大会冲垮鱼晾子,鱼儿也容易随水漂走,水流太小,鱼儿流不上去,鱼晾子等于白搭。不知为什么,山里人管捉鱼不叫

捉鱼,而是叫“拿”鱼。对此,我甚是不解,不管是捉鱼、抓鱼、捕鱼、还是逮鱼,都是需要下一番功夫,出一分力气的,而“拿”字,顾名思义为伸手取之,无论拿不拿得到,总有点不劳而获的意思。我打小就听人们这么叫,习惯了也就自然了。我曾搭过不少次鱼晾子,鱼多的时候,一次可捡到两三斤,大都是白条鱼、鲢鱼、卿瓜子。由此,我想到人们为何把捉鱼说成拿鱼了,当我们在鱼晾子上捡鱼时,才感到这个“拿”字似乎还真用得恰如其分了。

“下蜜”拿鱼,算得上是技术活儿,所谓“下蜜”,就是给鱼儿一些甜头,以此诱惑鱼儿上钩,这看似轻松简单,其实很讲究。“下蜜”大多在白露前后,此时天气逐渐变凉,鱼儿需要寻找暖和的地方过冬。于是人们在河道里挖一个直径2米多、深度约1米左右的圆形大坑,坑里面置放各种骨头做诱饵,放上荆条梢子,再用石块压牢,这番操作就叫“下蜜”。鱼儿发现了这个像迷宫似的洞穴,里边有石头木梢,还有丰盛的美食,自然趋之若鹜。于是,鱼儿越聚越多,它们在蜜坑里欢心舒畅,日子过得相当滋润。

但是,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更不会有不劳而获的白食,花朵的蜜汁是诸多昆虫的美食,河里的“蜜坑”,却是索要鱼儿性命的陷阱。经过一冬时

间,鱼儿多了,大鱼肥了,小鱼也长成了大鱼。“蜜坑”成了名副其实的鱼窝。在春节期间,人们筹办年货,此时将坑中鱼儿捞出来,不仅为过节平添美味,还能比平时卖个好价钱。开挖“蜜坑”时,先留好一个出口,用石块将“蜜坑”的四周封起来,再用沙子堵严实,然后将“鱼抽子”安在出口处,起出坑里的石头、木梢,鱼儿失去了依附物,就会顺着水流自然而然地游入鱼抽子里。鱼抽子是用荆条编制的,它口小肚子大,里边有一个挡鱼的“信子”,鱼儿能钻进去却游不出来,人们则轻松地获取到鱼儿。

捉鱼的方法还有“改河岔儿”,就是在河道边角的小河岔,用石块泥沙垒起一道约1尺来高的阻水墙,让水归入主河道,岔沟的水则断流至干枯,可以轻而易举地逮到鱼,当地人称“捡干鱼”。还可以采用“网捞、粘捕”等多种方法,这些办法既简单,又复杂。说简单,是因为只要你摆弄过一回,下次再做便轻而易举了。说复杂是指你压根儿没见过,或者一次也没操弄过,就显得不知所措了,所谓难者不会,会者不难,便是这个道理。20世纪70年代初,国家修建起斋堂水库,风景旖旎的清水河就成为历史的记载,尽管当年的渔鱼之趣成了美丽的过往,但那段欢乐的日子,依然是我们永久的记忆。



荷塘翠影 陶爱芳/作

## 流金岁月

20世纪60年代,我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,印象最深的就是伏天里给玉米锄草。

七月流火,阳光最盛,大地如蒸,玉米疯了似的拔节蹿高,杂草也跟着泛滥起来,跟玉米争夺阳光和养分。放暑假的哥哥和我,跟着大人们一起到生产队里拔草锄地。半人高的玉米田,人蹲在里面,基本就淹没在一片绿海中,下午的日头依旧毒辣,如同利剑一般穿过宽大的玉米叶,肆意照射着劳作的农人。好容易挨到日

落西山,山头的云影慢慢泛起了霞光,哥哥直起身子,对生产组长说:“大叔,该回家吃饭了吧?”满脸汗水的组长与夕阳对视了一下,又看了看我们被汗水湿透的上衣,发出了指令:“这块地锄完就收工。”有了目标,我锄起草来格外起劲。两只手左右开弓,左手锄掉一颗落落菜,右手拔出一撮马齿苋,越干越欢,但最不愿碰见三尖草(茅草),它根扎得特别深,我的小锄铲了几下都没有铲动。本想偷个懒,放它一条生

## 农家一日

张新民

路,不料生产组长那有力的锄头恰到好处地伸过来,将它彻底连根铲除,抖动之后,顺手抛到了地边。组长告诉我:“这种草顽强得很,你不好它连根锄掉,过不了几天,它还会长芽重新活过来。斩草要除根,如果敷衍了事,猫儿盖屎,地里的草就很难锄干净。”想起当年这些亲历的劳动场景,真的让我记忆一辈子。

锄完最后一垄地,我们与其他社员在地头胜利会师,然后背上小挎筐,飞快地朝家的方向奔去。晚

霞变得色彩斑斓,似乎飘来饭菜的香味儿。母亲在家早已把晚饭做好,一屋喧腾腾的玉米面窝头,一大盘西红柿炒鸡蛋,一小盆黄瓜腌葱,再加上一锅玉米米粥,这便是晚饭的全部菜单。一家四口围桌一圈,四双筷子同时伸进一个盘子里夹菜,吃得风卷残云、酣畅淋漓。几个来回之后那盘炒菜就要见底了,此时父亲还想夹菜,母亲一个眼神瞟过去,父亲的筷子便转向了腌菜,母亲的意思很明确,想让她两个儿子多吃点带油水的

## 奶奶最深的偏爱

汪丽

读余秀华的诗,总被朴素又滚烫的亲情戳中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那些藏在烟火岁月里的疼爱、隐忍与牵挂,让我一遍遍想起我的奶奶——那个身形瘦小、却给了我整个人生最多偏爱的老太太。

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,出生时妈妈不过十六七岁,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。没过几年,妹妹降生,在重男轻女的农村,没有男孩的家庭,总要承受旁人细碎的闲话。奶奶一生共有6个女儿,妈妈留家招亲,所以叫姥姥奶

奶,日子本就不易。直到多年后弟弟出生,旁人的议论才渐渐平息,可妈妈因为节育手术落下病根,身体自此孱弱多病。

我的童年,是伴着担忧长大的,我和奶奶睡在妈妈隔壁,奶奶夜夜睡得不安稳,时刻惦记着半夜可能犯病的女儿。早早懂事的我,小小年纪就揣着两份心愿:盼母亲平安康健,盼奶奶福禄岁岁年年。我的童年没有骄纵任性,却因为奶奶的偏爱,被温柔稳稳托住。

命运从不温柔待人。一向硬朗、极少生病的奶奶,忽然食不下咽,一纸诊断,是食道癌晚期。那一刻,我的世界轰然崩塌,曾经硬能能干、护我周全的奶奶,被病痛折磨,日渐消瘦,最后瘦得只剩皮包骨头。我看着她一点点衰弱,满心无力,却什么都做不了。

奶奶离世的前夜,我执意守在她身边,想好好搂着她、护着她。可奶奶轻轻推开了我,许是她早已感知生命将尽,不愿让我沾染离别寒凉,我只好睡在床的另一头。深夜寒凉,

迷迷糊糊间,苍老又熟悉的手,轻轻卷起我滑落的秋裤,一点点拉到脚踝,怕我着凉。

那一刻,温热的触感撞碎了我所有隐忍,泪水浸湿了整片枕巾,病痛早已耗尽她所有力气,可她刻在骨子里的疼爱,从未减半。

第二天清晨,奶奶忽然能进食喝水,是世人所说的回光返照。短暂的清醒过后,下午的她渐渐看不清万物,夜幕降临,这个操劳一生、善良一生、操心一生的老太太,带着温柔的笑意,

菜。干了一天的活,流了不知多少汗,喝了不知多少水,似乎身上的水分全部循环了一遍。此时,不论吃什么都觉得香甜,酱醋腌渍的青菜也是极易下饭的。记得一本养生方面的书里说:运动出汗之后,身上的毛孔都已打开,体内的肠胃虚空,吃什么都补,吃个窝窝头都补。我想是对的,只有身体出现饥饿感的时候,吃进去的东西才能转化为所需要的营养。

火烧云静悄悄地落下,天色愈发幽暗,星星越来越多。父亲、哥哥和我吃罢晚饭,三个碗和一个盘子,像一只只空空的大手面对夜色,盛满星光。母亲依旧在享受她的晚餐,端着碗,不紧不慢地喝着玉米粥,一丝微弱的声音都听不

见,那是她在咀嚼时光。等母亲吃完饭,我们还坐在马扎上不愿离去,美味的饭食在肚里慢慢发酵,一天的劳累一点点从身上剥离。等坐够了身体想动弹的时候,便拿起刚刚坐过的马扎,摇着蒲扇,溜达到大街上乘凉。如果来得迟些,邻居们肯定会问:“今晚做什么好吃的,咋才出来呢?”父亲往往笑而不语。

如今,笑而不语的父亲和吃饭不出一点声响的母亲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夏日依然炎热,云霞依然在西山边上燃烧,村人再也不用到玉米地里锄草流汗了。而我家空旷的院子里,台阶前的圆桌上,晚餐丰富可口,只是吃饭的人少了,也老了。

## 夏日的脸色

王过冬

冬天喜欢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 
夏天 直爽 谈笑风生  
毫无遮掩

夏天是一个有啥说啥的季节  
不掩饰 不做作  
像露珠光亮  
像蝉鸣单纯  
像艳阳暖人

没有华丽的包装  
没有虚假的语言  
只有一种炽热的温度释怀

夏天多好  
雨也真诚 风也真诚  
太阳的脸色也是真诚的

## 征稿启事

《京西时报》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,每周1个整版,逢周五出刊,设有《文化纵横》《推荐一本好书》《流金岁月》《花蕾》《联苑》等栏目。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,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。

### 一、征稿要求

1. 内容:须为原创,拒绝AI生成,文责自负。
2. 体裁:散文(非虚构)、小说、诗歌、书画、摄影、篆刻、剪纸等。
3. 要求:散文、小说:600-1500字为佳。  
诗歌:不超过30行。  
书画等:照片在1M以上,清晰、干净。

### 二、投稿方式

1. 投稿邮箱:mtgxwzx@vip.sina.com
2. 投稿要求: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,并附一份Word版于附件中,标题统一格式为“区域+作者+文体+标题+字数”,如“门头沟李某散文《秋思》1235字”。
3. 投稿提醒:来稿时,请注明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等。
4. 联系电话:69849082(重要稿件,请电话确认)
5. 联系编辑:贺京梅

### 三、版权声明

作品一经利用,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。

《京西时报》  
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

## 文化纵横

### 曹雪芹家族系列故事

## 曹振彦与曹氏家族的崛起

柴华林

曹振彦是曹锡远之子,是曹氏家族从八旗包衣(奴仆)迈向官宦世家的转折人物。其父曹锡远于明末辽东战乱中被后金掳获,编入满洲正白旗包衣,世代为皇室奴仆,曹振彦自幼在八旗军营长大,一生戎马生涯追随清廷征战,靠着屡屡战功,彻底扭转家族贫贱出身,为日后江宁织造曹家的鼎盛铺就了根基。

早年,曹振彦跟随正白旗主将多尔衮四处征伐,从关外转战关内。明清鼎革之际,他随军入关,参与平定山西各地反清武装,凭借英勇善战、办事干练,在军营中逐渐崭露头角。多尔衮掌权时,正白旗为摄政王直属旗籍,曹家借旗主之势获得升迁机遇,多尔衮去世后,正白旗归入皇帝直辖的上三旗,曹家从此隶属内务府包衣,直接听命于皇室,身份较王府包衣更

为尊贵。

顺治年间,曹振彦脱离军职转任地方官宦体系,顺治初年出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,开启地方治理生涯。知州任上,历经明末战乱后的地方田地荒芜、民生凋敝,他安抚流民、整顿赋税、修缮城防,治理政绩得到上司举荐,之后升任大同府知府,大同历经姜瓖兵变残破不堪,曹振彦到任后休养生息、恢复商贸,稳定地方秩序。他第一件事就是捐出自己全部俸禄,牵头重修大同城墙、府衙、街市,主持全城废墟清理工程,《重修大同镇城碑记》明确记载其为“捐输清俸,共襄厥事”的首倡官员。

乱世之后官吏贪腐成风,他上书朝廷,直接弹劾浑源知县等多名庸劣贪官,整肃晋北吏治,同时,从各地迁徙流民填充空缺,开垦荒地、恢复市集。短短4年,大同重

现生机:田野有农人耕作、街巷商户复业、读书人重归校舍,碑记评价他“农安于野,商安于市,士安于室,大有造于此一城之民。”

数年后,曹振彦晋升浙江盐法道,执掌一省盐政。盐务在古代是朝廷财税命脉,官职手握丰厚资源,任职期间,曹家积累大量财富与人脉资源,正式迈进家族富裕的途径。

曹振彦的仕途成就,直接惠及子嗣,其子曹玺,即曹雪芹曾祖父,依托父辈打下的官场根基,在内务府稳步升迁。曹玺之妻孙氏被选为幼年康熙帝的保姆,这层特殊缘成为曹家日后飞黄腾达的核心作用。康熙亲政之后,感念孙氏抚育之恩,钦点曹玺出任江宁织造,江宁织造看似只是管理宫廷丝绸织造的五品官,实则身负监视江南风土民情、密折奏报地方官员动向

的秘密使命,是皇帝安插在江南的心腹要职和“眼线”。

从曹锡远被俘为奴,到曹振彦跻身四品盐道大员,两代人用数十年完成从底层包衣到地方高官的跨越,曹振彦在世时,虽未见到曹家金陵全盛光景,却用军功与仕途打通了曹家通往皇权的通道。此后,曹寅、曹颀、曹頔接续执掌江宁织造近60年,康熙南巡五次落脚曹府,曹家富贵如《红楼梦》书中描绘那样“烈火烹油,鲜花着锦”。

雍正朝曹家因钱粮亏空惨遭抄家,繁华烟消云散,落魄的曹雪芹回望家族过往,祖辈曹振彦奋力起家的经历,化作《红楼梦》中世家兴衰的现实原型。可以说,没有曹振彦戎马为官、苦心经营,便没有金陵曹氏家族半个世纪的荣华富贵,他是曹家崛起与兴盛的奠基人。